

ZHONGGUO NONGCUN JIAOYU PINGLUN
ZUOWEI RUOLZHE DE ERTOU



2014-2015

中国农村教育评论

作为弱者的儿童

邬志辉 主 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ZHONGGUO NONGCUN JIAOYU PINGLUN
LUOWEI RUOLIKE DE ERTONG



2014-2015

中国农村教育评论

作为弱者的儿童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农村教育评论：作为弱者的儿童 / 邬志辉主编.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11
ISBN 978-7-303-19576-3

I. ①中… II. ①邬… III. ①乡村教育—研究—中国
②农村学校—儿童教育—研究—中国 IV. ① G725 ② G62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48176 号

营 销 中 心 电 话 010-58805072 58807651
北师大出版社学术著作与大众读物分社 <http://xueda.bnup.com>

出版发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
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100875

印 刷：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7.25
字 数：320 千字
版 次：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8.00 元

策划编辑：陈红艳	责任编辑：薛 萌 梁 霞
美术编辑：袁 麟	装帧设计：袁 麟
责任校对：陈 民	责任印制：马 洁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010-58805079

目 录

教育理论

- “义”的共同体——对农民工子弟的群体文化及其社会意义的个案研究
..... 熊春文 史晓晰 王 毅 (3)
- 底层的“少年们”：中国西部乡校阶层再生产隐性预演的微观社会学研究 李 涛 (27)
- 流动青少年的公民教育与身份协商 李森著；孙颖译 (51)

教育政策

- 关于义务教育辍学率问题的反思——辍学人数统计的一种替代方法
..... 文新华 (119)
- 他们为什么离开学校——薛屯三个家庭学生辍学的生活史考察 ... 李 琳 (126)

实证研究

- 中国教育不平等的基本状况 李春玲 (183)
- 农村留守儿童生存现状调查报告 邬志辉 李静美 (200)
- 城乡学生数学成绩差异的全球视野：基于 PISA2012 的实证研究
..... 刘 帆 (215)
- 家庭文化资本与学生学业成绩的关系研究——基于 J 省 D 县某小学的调研数据 李春革 赵忠平 (238)

教育理论

“义”的共同体

——对农民工子弟的群体文化及其社会意义的个案研究*

The Community of “Yi”: A Case Study of the Migrant Children's Group Culture and Its Social Meaning

熊春文 史晓晰 王 毅

(Xiong Chunwen, Shi Xiaoxi & Wang Yi)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院

江苏省无锡市南长区扬名街道办事处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e office of Yang Ming Street, Wuxi, Jiangsu

摘要：20世纪70年代，保罗·威利斯提出抵制理论，从工人阶级孩子（“小子们”）的文化生产过程的微观视角探讨社会再生产。本文借鉴威利斯的研究进路，在描述民工子弟学校学生同辈群体的静态结构和动态机制的基础上，探究当前民工子弟群体的文化生产过程。研究发现，虽然没有突破阶级的社会再生产，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教育发展与社会公平研究”（08CSH001）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北京市流动儿童就学经验的个案研究”（2010JS064）的中期研究成果。

本文的主要内容曾以《“义”的双重体验——农民工子弟的群体文化及其社会意义》为题发表在《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3年第1期，再次发表时做了扩充，特此说明。

但农民工子弟在丰富多样的同辈群体活动中，自主、能动地生产出其具有鲜明特征的群体文化。这种群体文化可以概括为“义”的共同体，它强调“义气”的极端重要性，包括平等的义气伦理和不平等的差序体验双重维度，通过意义—规则—行动三个层面的洗礼，农民工子弟群体有望实现其相对完整而特有的社会化过程。正是在这种群体文化的影响下，农民工子弟在意识和微观层面主动放弃了学业，而在结构和宏观上造成社会再生产的结果。

Abstract: In 1970s, Paul Willis proposed his resistance theory, which explored the micro-culture product process of social reprod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orking class children (“lads”). Following the Willis’ approach,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static structure and dynamic mechanism of the peer groups in migrant children school, and explores their cultural production process. Our study finds that although there is no breakthrough in class social reproduction, the migrant children produce their special group culture in autonomous, dynamic ways through a variety of peer group activities. This kind of group can be summarized as the community of “Yi”, which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loyalty. This kind of culture contains the equal ethical dimension and the unequal differential experience dimension. Through the baptism of meaning—rule—action, this group is expected to realize its relatively complete but unique socialization process. It i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is group culture that the migrant children give up the academic goal themselves on the micro level, and causes social reproduction on the structure and macroscopic level.

一、背景与问题

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是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伴随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不断深入的一个显著现象，就是农民工群体逐步成为城市发展中的重要力量。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民工迁移形式由个人流动逐步向“举家迁移”转变，农民工子弟开始受到广泛关注。国家计生委流动人口司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2》显示，2011年全国流动人口为2.3亿人，^①其中14

^① 国家人口计生委流动人口司编：《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2》，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12年版，第6页。

岁及以下儿童占 19.8%，^① 以此推算，全国流动儿童规模为 4554 万人。随着农民工总体数量及举家迁移比例的攀升，农民工子弟群体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并成为第三代农民工的重要来源。^② 该群体在社会经验上倾向于城市，但却因为制度限制而长期处于被城市社会边缘化的状态，经历着非常态的社会化过程，这对其未来发展产生着深远的影响。而在不久的将来，这个庞大的群体将成为青壮年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社会阶层的主要“担纲者”，也是国家发展的中坚力量。因此，关注农民工子弟群体的生存状态，深入探究其社会化的特殊过程，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同辈群体在青少年的社会化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保罗·威利斯的《学做工》一书中，作者深入地描绘了工人阶级孩子组成的同辈群体。这些同辈群体是“小子们”与“耳油”周旋的阵地。^③ 他们在其中展开自己的生活世界，寻求自身的文化认同，并最终完成其习得工人阶级文化的社会化过程。^④ 正是通过这样的描绘，作者成功地将行动者带回研究视野，以文化生产理论，揭示了社会结构再生产的动态过程。^⑤ 而在中国的农民工子弟群体中，同辈群体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对那些毫无学习兴趣的农民工子弟来说，同辈群体的活动和同辈群体成员间的友情，才是他们最重视的东西。因而，借鉴威利斯的研究进路，在对我国农民工子弟社会化的研究中，也应关注其同辈群体和群体文化，以此为切入点，探究农民工子弟的文化生产过程，从而打开其社会和文化再生产的“黑箱”（black boxes）。^⑥ 这正是关注农民工子弟同辈群体的理论意义所在。

威利斯在《学做工》中关注的底层群体文化再生产过程，给西方社会学中关

① 国家人口计生委流动人口司编：《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 2012》，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96 页。

② 陈辉，熊春文：《关于农民工代际划分问题的讨论——基于曼海姆时代的社会学理论》，《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4 期，第 61 页。

③ 在《学做工》一书中，“小子们”指的是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一群男孩，他们不爱读书、破坏纪律、反对学校权威；而“耳油”则指的是循规蹈矩、服从权威和正式制度的学生。

④ Paul Willis (1981). *Learning To Labor: How Working Class Kids Get Working Class Job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 1-6.

⑤ 吕鹏：《生产底层与底层的再生产——从保罗·威利斯的〈学做工〉谈起》，《社会学研究》2006 年第 2 期，第 233 页。

⑥ Michael Apple (1979). *What Correspondence Theories of the Hidden Curriculum Miss*. The Review of Education (Boston), Spring.

于底层阶级尤其是工人阶级的研究提供了很多启发。^① 这些研究结合时代和社会环境的差别，沿袭威利斯的研究进路，致力于探讨社会底层青年人的结构位置和阶级关系，关注他们表达了、洞察了和再生产了什么，在再生产自己阶级位置的过程中，他们及他们所在的具体的制度环境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等，^② 开启了蔚为壮观的抵制理论的新传统或“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新学术路线。^③ 在这一新的学术路线的启发下，有学者呼吁国内的“农民工研究”亟待实现“两个转变”——“从抽象工人到具体工人”及“返回到生产的中心性”。^④ 笔者认为，这一呼吁同样适用于农民工子弟的研究。反观目前国内关于农民工子弟学校的研究，多集中于教育学领域，关注民工子弟学校学生的学习状况和心理问题，由于这些研究主题过于微观和细碎，不免遮蔽了这一议题应有的社会学意义。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在农民工子弟学校的研究中也出现了一些难得的可归为新学术路线的著述。这些研究深受威利斯的影响，试图进入到具体的农民工子弟群体的学校行为与文化生产中去，通过比较这一群体与公立学校学生群体^⑤和“小子们”群体^⑥的不同特点，概括出农民工子弟的“反学校文化”及其对于社会阶级再生产的意义。关于这些研究的主要发现及其可能的局限，我们在文后还要讨论。本文将延续这一路径，进一步深入到农民工子弟同辈群体的内部，以探究这一群体的文化核心。

出于上述主旨，我们在2011年3月—2012年4月，于北京市昌平区JH学

① Michael Burawoy. (1979). *Manufacturing Consent*.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美] 迈克尔·布若威著，李荣荣译：《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 Michael Burawoy. (1985). *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 London: Verso. Lois Weis. (1990). *Working Class without Work: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a De-industrializing Economy*. London: Routledge. Beverly Silver. (2003). *The Forces of Labo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adine Dolby & Greg Dimitriadis (eds.). (2004). *Learning to Labor in New Times*. New York: Routledge. 这些研究当中，尤其 Nadine Dolby & Greg Dimitriadis (eds.). (2004). *Learning to Labor in New Times*. New York: Routledge 一书，是直接对威利斯20世纪70年代研究的再研究。威利斯自己在该书中写了一篇题为“25年后论：旧著作，新时代”(*Twenty-Five Years On: Old Books, New Times*)的反思性论文。

② 吕鹏：《生产底层与底层的再生产——从保罗·威利斯的〈学做工〉谈起》，《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2期，第240页。

③ 沈原：《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2期，第13页。

④ 沈原：《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2期，第26页。

⑤ 熊易寒：《底层、学校与阶级再生产》，《开放时代》2010年第1期，第94~110页。

⑥ 周潇：《反学校文化与阶级再生产：“小子”与“子弟”之比较》，《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5期，第70~92页。

校进行了一年多的实地调查。调查期间,我们通过义务支教的形式进入学校,在初三班教授物理、英语、数学等课程。^① 田野工作的前期,我们以建立信任关系为主要任务,在课余时间与学生打成一片,一起逛公园、吃小吃、聊QQ、参加他们的聚会等,尽量融入他们的日常生活。这一过程使我们有机会第一时间了解他们个人和群体突发性事件,也让我们和学生逐步建立起信任关系,为后期进行深入访谈,获得日记等原始材料打下了基础。此外,QQ是初三班学生的重要交流媒介。学生们的QQ日志和班级QQ群中的聊天记录都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信息。我们希望通过以上方式,对农民工子弟同辈群体文化进行深描,进而探究其背后的文化生产过程与机制。

二、农民工子弟同辈群体的静力学^②

在JH打工子弟学校,同辈群体起着非常显著而活跃的作用。以我们的理解,不仅这些农民工子弟的反学校行为主要通过同辈群体的组织得以发生,而且他们所有重要的学校行为也都是通过同辈群体得以实现的。事实上,同辈群体是吸引农民工子弟乐于待在这些简陋学校的主要原因,是他们最主要的意义托付所在。在初三班,每名学生都属于一个或几个同辈群体。每个同辈群体均有其特有的意义—规则—行为系统,班级成员的人际关系,正是从不同的群体内部和群体之间生发出来的。虽然同辈群体的形成都以成员的亲密关系为基础,但是不同群体的稳定性及其对于成员的重要性存在很大的差别。根据这一标准,我们把该班的同辈群体划分为两大类:基础群体和衍生群体。前者是群体关系比较稳定、涉及成员较多、对班级成员乃至班级整体影响重大的亚群体;后者则是在前者基础上形成的相对松散的群体。为便于理解,我们先把该班的亚群体生态图描绘如下,然后分别加以介绍。^③

① 参与本课题研究的主要成员除了本文作者外还有刘慧娟、邹亚婷、高继波、胡鹏辉等,均为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系的本科生或研究生。调查开始的时候,本文的农民工子弟还是初二的学生。负责该班课程教授的主要有王毅、邹亚婷和史晓晰,其中王毅跟踪了田野的全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她的硕士毕业论文。

② 本文第二、三部分借用孔德关于社会静力学(social statics)和社会动力学(social dynamics)的概念框架来描述农民工子弟同辈群体的内在结构及其变迁机制。在孔德那里,社会静力学研究社会的组织结构及其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社会动力学则研究人类社会组织的发展、社会秩序的发展、社会单位的发展及人类生活的物质条件的发展变迁及其机制。

③ 为了尊重农民工子弟的隐私,本文中出现的姓名均做了匿名化处理。图中所包含的30名学生为初三秋季学期初的情况,后来人员陆续有所变化,后文中将会交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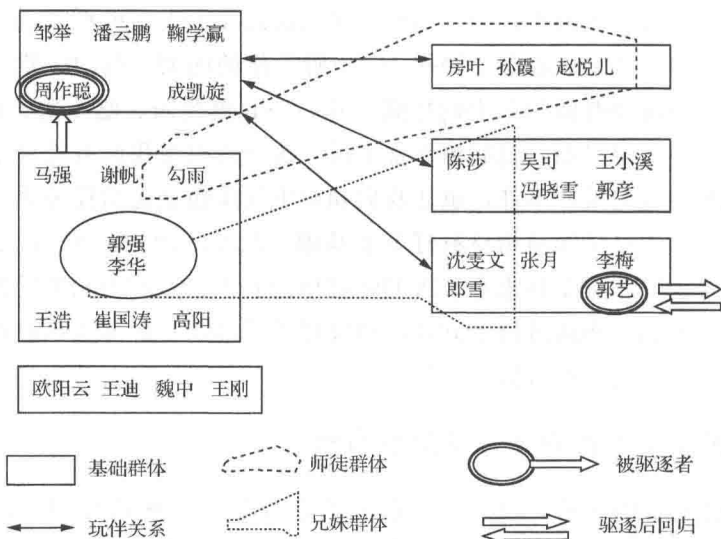


图1 初三班亚群体生态图

（一）基础群体

跟农民工子弟亲密接触的一年，我们发现，有几个同辈群体主导着初三班的班级活动（包括正规的课堂行为和非正规的课外活动），它们分别是几个活跃的男生群体和女生群体。

1. 风头最盛的郭强—李华群体

郭强—李华群体是初三班人数最多、风头最盛的男生群体。这一群体除了两个核心成员，还包括勾雨、王浩、马强、崔国涛、谢帆等人。起初周作聪也是群体成员，勾雨还曾是这一群体的核心。不过，一些事件的发生让周作聪离开了群体，勾雨也渐渐失去了核心地位，勾雨和周作聪的边缘化典型地体现了农民工子弟兄弟群体的价值取向，这一点我们在后文还要论及。总体上看，这一群体是班级反学校文化的先锋，在各种学校行为表现上跟威利斯笔下的“小子们”并无差别。学业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甚至是他们所鄙夷的对象。在课堂上，他们从不听课，注意力不是放在手机游戏、小说上，就是聊天、起哄，有时候还公然跟老师对抗。有一次美术课上，老师向学生们展示了自己的书法作品，并告诉他们，这幅作品在市场上可以卖到几百元。可是，郭强等人完全不以为意，王浩还公然起哄说：“一个字卖不了几个钱。”这让老师勃然大怒，和他争执起来，但王浩毫不示弱，直接走出教室逃课，直到第二天才回来。

课下，老师布置的作业对他们而言毫无意义，他们的闲暇时间主要用于抽烟、说脏话、进网吧、谈恋爱、打架等。他们最为经常的反学校行为，除了教训本班和本校不听话或看不顺眼的人，还经常和其他打工子弟学校的学生群体对

决。这一群体通过义气和暴力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并主导甚至引领民工子弟学校的文化。

2. “非暴力不合作”的欧阳云群体

这一群体的主要成员包括欧阳云、魏中、王刚、王迪等，平时玩闹和郭强—李华群体有一些交叉。因此，其日常行为表现跟郭强—李华群体有很多相似之处，如上课不听讲、爱起哄、下课不完成作业、进网吧、打架，等等。但相比郭强群体，他们的行为收敛许多。在课堂上，他们同正式制度的激烈冲突较少；在课外，他们参与的暴力活动也较少。他们更多是采取“非暴力不合作”的态度，“非暴力”是相对于学生群体而言的；“不合作”是相对于教师群体而言的。这一群体在影响力上不如郭强—李华群体，但从观念和行为的普遍性上来看，他们代表了大多数农民工子弟的特点。

3. 边缘化的“耳油”群体

该群体成员包括鞠学赢、潘云鹏、邹举等，周作聪在被郭强—李华团体排斥后也加入了这个圈子。后期成凯旋也和该群体比较亲近。相比于上述两个群体，这个男生群体的成员性格都比较温和，对学校的正式制度安排的接受度较高，算是班里“听话的学生”，其行为表现有些类似于威利斯笔下的“耳油”们，也常常受到强势群体的戏弄和欺负。但从精神气质上来看，这一群体与“耳油”们相比，对学习的认同和兴趣并不算高，平时爱看小说、爱上网吧、爱打游戏。而且他们也不像“耳油”们那样有足够的力量与“小子们”分庭抗礼，毋宁说，他们基本上是被强势群体边缘化而走到一起的。这一群体当中只有鞠学赢保持了对学习的兴趣，担任班级的纪律班长，一度以班里学习成绩最优秀的女生为榜样，确立了考大学的目标。知道这一目标的渺茫后，他希望尽力之后进行创业。2012年年初，该群体中的邹举和潘云鹏双双退学打工。

这个群体的成员在现实生活中大多远离暴力。即便是曾经“没少打架”的周作聪，加入该群体后也远离了是非。不过，这并不代表武力对于他们没有吸引力，比如鞠学赢非常喜欢看穿越小说。他表示如果自己穿越回去，首先会学习武艺，然后参军，通过在战场上杀敌，由底层的士兵逐步晋升至将军，率领兵马南征北战，最终以自己的军事实力成为皇帝。再比如，邹举曾给笔者推荐了一本所谓的“校园题材”小说——《坏蛋是怎样炼成的》。^①他非常欣赏里面的男主角，

^① 这部小说讲述了黑帮的故事。主人公本来是个学习优秀的好学生，但却总被欺负，后来他觉醒了，开始变成“坏蛋”，为了成功无所不用其极，走上了黑道，并逐步成为了黑道中最厉害的老大，白道的人也对他敬慕三分。小说中，作为在国际黑道上的大哥级人物，主角被塑造成为了一个智勇双全、情义双全的英雄，不仅许多白道上的人物（中央政府的高官）对他欣赏有加，更是赢得了黑道、白道许多女子的芳心。

认为主人公很聪明，虽然表示不欣赏主人公的黑帮作风，他仍然认为自己从故事中学到了很多道理，这部作品让他有了从军的想法。这些爱好和想法跟“耳油”们和普通学校的学生是截然不同的。

4. 几个女生群体

初三班的女生，三三两两地形成了三个主要的姐妹群体（如图1右侧所示）。和男生群体，特别是和郭强群体轰轰烈烈的生活相比，她们显得相对平静。多数女生听老师的话，学习成绩也普遍比男生好。在课下，她们聊天、看小说、玩闹，遇到感情纠葛相互依偎安慰，这些都和普通学校里的女生群体无异。但这些在民工子弟学校接受教育的女孩，还是呈现出了一些迥异于普通学校女生群体的特征。

在初三班，多数女生被称为母老虎。大声说话、说脏字、和男生打架都是她们生活的常态，具有“男性化”的倾向。周作聪就曾委屈地向他人展示身上的淤青，无奈地表示是王小溪等几个女生打的。在遇到人际关系问题时，女生们也常采用暴力的方式来解决，比如郎雪曾经因为一个好友被人欺负，跑到其他学校找人单挑，虽然最后惨败于对手，但她却并不介怀——为好友出头是天经地义的事。而曾经是好友的郭艺与沈雯文，因为郭艺试图抢走沈雯文男友而破裂。几个圈子的女生都愤愤不平，最后由吴可带头，将郭艺暴打一顿，事情方算平息。可见，暴力即便在女生群体中，也得到了很高的认同。

（二）衍生群体

除上述群体外，初三班还有一些在基础群体的人际关系网络之上结成的衍生群体，其成员来自不同的基础群体，群体关系的稳定性和重要性略低于基础群体。

1. 兄妹群体

兄妹群体是初三班很有趣的一种衍生群体。大部分女生都在班内或班级外有一个或若干个哥哥。李华是初三班内部兄妹群体的核心人物。他在JH学校中一共有五个妹妹，其中初三班有三个：郎雪、陈莎和沈雯文。

非血缘的兄妹关系的产生，原因多种多样。李华作为班级的草根卡里斯马^①，他能打善战的霸气、幽默友善的个性和卓越的领导才能，都容易令女生对其心生崇拜，甚至产生爱慕之情；另一方面，认这样的人做哥哥，一定程度上能保护自己不受其他男生的欺负。而妹妹的存在，对于哥哥来讲，也是一份可以炫耀的资本，李华就曾坦言，沈雯文主动找他做哥哥让他觉得非常骄傲。

在兄妹群体内部，哥哥和妹妹之间存在着血缘型兄妹关系的义务与权利，比

^① 在韦伯关于权威类型的讨论中，卡里斯马是指具有非凡个人魅力和能力的领袖。

如哥哥被认为有义务保护妹妹的安全（郎雪就是因为李华的保护才没有被郭强等人经常欺负），而妹妹也应当通过买零食给哥哥吃等事情来关心哥哥的生活。而在众多妹妹之间，虽然有所交流，却并不存在这种亲密的联系（李华在班级外的两个妹妹间关系冷淡）。

基础群体中，性别分异明显。兄妹群体的存在，将不同基础群体的男女生联系在一起。兄妹的角色设定及形成的义务责任关系，在农民工子弟同辈群体中普遍存在的“义气”中加入了性别分异的因素，让参与其中的男女生学会在同异性的交往中如何扮演好自己的性别角色，这对子弟们的性别社会化过程，产生着影响。

2. 师徒群体

初三班的师徒群体成员包括师父勾雨、大师姐孙霞和小师妹房叶。该群体是由勾雨和孙霞建立的。因为勾雨和孙霞都喜欢用手机上QQ，而孙霞发现勾雨很善于使用手机上网的功能，于是就拜了勾雨为师。房叶则是因为和勾雨同桌，且与孙霞的感情亲密，所以进入了师门，学习玩手机的技艺。

师徒群体的建立虽然仍与传统的知识、经验传授有关，但在师徒关系的维系方面，又脱离了传统关系的模式，师徒间相互帮助、同甘共苦，如在值日的时候，徒弟和师父会互相帮忙打扫；有了好吃的，徒弟和师父间也总会记着分享。师徒平日打打闹闹、平等相处，而非传统意义上师在上、徒在下的关系。

3. QQ群

QQ群作为现实的人际关系在虚拟世界中的衍生，反映着现实生活中初三班同辈群体的关系及其互动情况。

初三班的QQ群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稳定的QQ群，这类群依照现实生活中的基础关系及衍生关系建立，其成员较为稳定，一般用来交流事情或维系感情。在这类群中，依照基础群体建立的群，或在基础群体外加入较为亲近的衍生群体成员的群占多数，如鞠学赢建立的“当初的誓言”，就是按照自己所属的群体建立的好友群。当然，班里也有将绝大部分成员包含进去的班群。该群由班主任助理吴可建立，其中并不涉及关系的亲疏远近。另一类QQ群，则是为了处理某个事件或达到某种目的而建立的临时群，比如在郭艺当“小三”的事件发生后，由吴可带头成立了一个专门讨论如何惩治“小三”的群。这个群在惩治仪式结束之后随即解散。

初三班的多数学生都有手机，而手机最大的功用就是上QQ。学生们常年挂在QQ上，没事的时候就在QQ群里“汇报”自己的动态，或和他人随意闲聊，询问作业、组织聚会、处理班级突发事件……可以说，虚拟的QQ世界在农民工子弟的生活中承载了很实在的意义，是农民工子弟生活世界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三、农民工子弟同辈群体的动力学

上文从静态的角度描绘了初三班的同辈群体生态。事实上，任何群体关系网络的根基，都是成员互动的动态平衡。在初三班，群体的成立与解散屡见不鲜，不同群体间的成员也因为种种原因发生流动，而每个成员也都在发挥主观能动性，不断调整着自己在群体生活中的角色与行为。这些方面构成了农民工子弟同辈群体的动力学。

（一）群体的成立与解散

流动性强是民工子弟学校的常态。班级内学生和老师的变动是极为频繁的。每一次大规模的学生流动，都会给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同辈群体生态带来震荡。

初三班呼风唤雨的郭强—李华群体，其成立经历了一场“腥风血雨”。郭强原本在 JH 学校读完了小学，但初中时转学回老家读书，直到初二下半学期才回来。此时，李华只和勾雨、周作聪关系亲密，尚未形成强大的兄弟群体。而郭强因为同勾雨、周作聪是旧识，自然和李华几人成为好友。当时，班里存在一个以学生陈豪为首的群体，规模较大、气焰嚣张。郭强、李华等人和该群体水火不容，最终爆发了一场恶战，但最终郭强等人的胜利告终。陈豪被迫转学，以他为首的群体也宣告解散。以往跟随陈豪的崔国涛等若干男生成了散兵游勇，而在郭强、李华强大的卡里斯马魅力之下，他们最终选择加入这两人旗下，这才有了今天力量强大的郭强—李华群体。

初三班另一次同辈群体的解散—重组高潮，出现在下半学期。学校附近的城中村拆迁，使学校的生存也岌岌可危。因而在学期开始前，班里的许多学生都选择退学另寻出路，有的转学，有的回老家继续学业，有的则在北京或其他大城市开始了他们的打工生涯。这一次退学浪潮，导致原本有 30 人的初三班，一夜之间只剩下 12 人（欧阳云后来也退学了，变成 11 个人）。班级成员的大规模退学使班里的许多基础群体解体。男生方面，郭强—李华群体解体，只剩下谢帆和崔国涛两人。欧阳云群体因为王刚、欧阳云、魏中三名成员退出而解体。鞠学赢等人组成的男生群体也只剩下了周作聪一人。女生方面，吴可群体保存较好，四人还在上学。另外两个女生群体成员大部分退学，只有李梅一人还在。因为基础群体人员的大变动，现实中的衍生群体也遭遇解散风潮。不过有趣的是，现实群体的解散，并没有对虚拟群体产生太大的影响。原来班级的成员还都在群中，QQ 群成为四散的班级成员的交流平台，许多离开 JH 学校的人也常常会在群中说话，QQ 群在维系友谊方面的作用反而有所增强。

旧有基础群体的解体，成为新的人际关系生态形成的契机。对于初三班而言，这种契机很大程度上是因草根卡里斯马郭强的离开带来的。作为群体的权

威，郭强对其他群体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该群体中其他成员的态度。当时，郭强常常欺负欧阳云群体的成员，对周作聪更是极其厌恶，因而，群体里的其他成员对欧阳云群体的成员也是大呼小叫，对周作聪也采取冷漠态度。随着他的离开，留在学校的男生群体成员很快走在了一起，原本属于郭强群体的崔国涛、谢帆与属于欧阳云群体的王迪及被驱逐者周作聪相处融洽。

草根领袖的离开，也打破了男生群体原本等级分明的秩序，出现了目前群龙无首的局面。现在班里的几个男生之中，没有谁能脱颖而出成为新一代的卡里斯马领袖，几个人混在一起，每个人都有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气势。原本在男生群体中扮演小丑角色，常常被人戏弄的谢帆，今天也有了大哥的风范；而长相颇有些女气，原本默默无闻的王迪，今天也变得愈发得肆无忌惮起来。

郭强的离开也让男女生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亲近。原本，郭强的粗暴性格和暴力倾向让许多女生对坐在后排的男生心存忌惮而与其鲜有交流。今天，留下的女生们和男生则常常打成一片，形成了新的玩伴关系。

（二）成员的驱逐与回归

除了大规模的群体变动外，在同辈群体的平常生活中，始终遵循着某些依据“义气”而衍生的行动规则，这些规则的违背可以决定群体成员的排斥与驱逐。

违反规则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被该群体驱逐，即使没有被驱逐，也会造成其在群体内部地位的下降，比如周作聪、勾雨就因为打架时的“见死不救”，被认为不讲兄弟“义气”，一个被驱逐出郭强—李华群体，一个被排斥出核心圈层。当班级成员的行为触犯众怒时，甚至可能成为公敌，被全部同辈群体排斥。不过，一些触犯规则的成员经过某些仪式性的惩戒，可以恢复其原本的群体身份，重新被大家接受。这种惩罚，有的是在群体内部进行，有的则由班级全体成员进行集体审判。“小三”事件就是一个例证。

事情的起因很简单：郭艺介入自己的好友沈雯文的恋情，试图抢走沈的男朋友。这种“小三”行为在班里引起轩然大波。郭艺的“小三”行为违背了大家的爱情观：抢好朋友的男友是不顾“义气”的卑劣行径。全班同学都开始排斥郭艺，她在班里如同透明人。先是没有人同她说话，然后在吴可的组织 and 同辈群体的配合下全班对她进行了惩戒：前期大家在专门为此建立的QQ群中详细商讨惩罚的手段，并谩骂郭艺以发泄怒火；而后，本班同学和退学不读的原班级成员约定于2011年11月11日下午在郊野公园解决此事。被打后，郭艺重新回归同辈关系网络，班级成员又开始和她说话、玩闹，圣诞联欢会时她也和其他女生一起表演节目，虽然她和沈雯文的闺蜜关系破裂，但表面上和大部分同学的关系都一如当初。在此案例中，郭艺因为触犯“集体意识”遭遇集体审判，经历了一个驱逐